

海東進士施士洁的詩情與世情

余美玲*

摘 要

作為歷史文化體的知識分子，每逢改朝換代，就面臨身分複雜與矛盾的選擇，然而一旦作了選擇，並不表示苦難的結束。乙未割臺，許多臺灣知識分子選擇內渡，身分上雖仍屬大清子民，實際上卻陷入了雙重失落之中——心境上離鄉背井，無家可歸，成為永遠的「流浪人」；現實生存的困境成了一種真實的擠壓力，使個人與所處的客觀環境齟齬衝突。在追求、失落與矛盾中，情感往往圍繞在對過去的懷念與感傷，以及對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與茫然無望。施士洁，海東進士，騷壇領袖，內渡前以「狂生」之姿，游走於文人詩酒風流中；內渡後，雖返回福建晉江故里，卻展開了他生命的雙重旅途——魂夢縈繞，飄盪在故鄉與現實的世界；浮家八口，輾轉於衣食之奔波，最後抑鬱而終。歷來關於施士洁詩文之研究論述仍付之闕如，因此本文即試圖由其詩文集《後蘇龕合集》的探索中，略窺詩人在內渡前後生命的轉折與遭際，以勾勒出一個出身臺灣傳統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家國之變後進退兩難的困境與人生的悲嘆！

關鍵詞：施士洁、海東進士、臺灣文學、後蘇龕合集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壹、前言

作為歷史文化體的知識分子，每逢改朝換代，就面臨身分複雜與矛盾的選擇，然而一旦作了選擇，並不表示苦難的結束。乙未割臺，許多臺灣知識分子選擇內渡，身分上雖仍屬大清子民，實際上卻陷入了雙重失落之中——心境上離鄉背井，無家可歸，成為永遠的「流浪人」；現實生存的困境成了一種真實的擠壓力，使個人與所處的客觀環境齟齬衝突。在追求、失落與矛盾中，情感往往圍繞在對過去的懷念與感傷，以及對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與茫然無望。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知識分子論》曾深刻地描述流亡的知識分子的困境：「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舊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於生存之道是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險卻在過於安逸，因而要一直防範過於安逸這種威脅。」¹

施士洁，海東進士，騷壇領袖，內渡前以「狂生」之姿，游走於文人詩酒風流中；內渡後，雖返回福建晉江故里，卻展開了他生命的雙重旅途——魂夢縈繞，飄盪在故鄉與現實的世界；浮家八口，輾轉於衣食之奔波而抑鬱不得志。圍繞他身邊的除家族外，來自臺灣、當地的文友詩社使他稍忘卻作客的身分，然而隨著時局的改變，清廷的覆亡，人生之秋的到來，他沒有變成「巧妙的模仿者」，讓他完全斬斷過去，重新生活；他也沒有選擇當「秘密的流浪人」，抗拒主流，守節隱居。施士洁始終不精於營謀之道，只是浮沉進退於過去現在、現實理想間。他處在權力、安適的「邊緣」，沒有大膽無畏的從中解放出來；他不滿眼前的困境卻又對之無可奈何，而牢騷滿腹。因此本文試圖由其詩文集《後蘇龕合集》²的探索中，略窺詩人在內渡前後生命的轉折與遭際，以勾勒出一個出身臺灣傳統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家國之變後進退兩難的困境與人生的悲嘆！施氏的著作有《後蘇龕合集》分詩鈔十二卷、詩鈔補編一卷、詞草、文稿二卷、文稿補編。詩鈔中雖偶有關佚之文，且卷五全佚，然對全文之解讀並無妨礙；又本文在論述施氏生平相關事蹟時將 1902 年「後蘇龕泉廈日記」作為補充³。

貳、內渡前一詩狂 酒俠 名士氣

施士洁，名應嘉，字灃舫，號芸況，又號哲園，晚號耐公，原籍福建晉江。

¹ 見《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麥田出版社，1997 年。

² 以下行文皆以《合集》稱之。

³ 1902 年係依據南史的〈後蘇龕泉廈日記的史料價值〉一文之考訂認為時間上正好可補充《合集》詩卷五的空白。

生於咸豐六年（1856年）⁴，卒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由於出生月日與東坡同（農曆十二月十九日），頗有以蘇氏再世自況。施氏慶祝二十歲生日，在禮敬東坡像之詩的開首就說：「公生乙卯時，我生乙卯歲，十二月十九日，生日遙相對」⁵，因生月日的相同，東坡的才氣生平行誼，深深吸引著施氏，高山仰止，「我從諸子後，泥雪爪痕誌：廿載落人間，是否公夙契？月日與公同，時□與公□，彼此千餘載，夢寐徒警效。」⁶施氏刻意追隨天才的腳印，事實上在其往後的人生遭際中，亦屢屢為文表明自己和東坡命運的暗合。〈艋川除夕遣懷〉（頁18）一詩中更進一步明確的展現作為東坡崇拜者的豪情與坦率，該詩以歌行體暢述其遭遇，約可分三段敘述，首段描寫其求功名的經過：

海外有狂生，自號曰芸況。請君聽我歌，勿嫌語太放！我年十七時，
 文場藻采何紛披，邑宰見之稱神奇，拔以童軍第一枝。知己不過大宗
 師，報道康了徒酸悲。我年十八九，沾沾制義不釋手。屢列前茅屢掣
 肘，無聊權向棘闈走。依然毳毳復垂首，桂窟芹鬢兩烏有！……二十
 舉茂才，明漪絕底花初胎，六街走馬看放榜，龍頭奪得聲如雷。廿一
 登鄉薦，寸晷風檐快文戰，脫將一領舊青衿，來赴嘉賓鹿鳴宴。廿二
 捷禮闈，昔時鐵羽今高飛，南宮兩世有家學。……

詩中以明朗輕快的節奏述說自己科考的經歷，一路過關斬將，春風得意，二十歲補博士弟子員，且縣、府、院試第一；廿一歲中舉人；廿二歲中進士；雖然未中舉之前亦有一段慘淡苦讀，飽嘗「出門戚友既我薄，入門僕婢皆我輕」的人情冷暖的歲月，終究桂林一枝，出類拔萃。相較於當時前後期文人中進士的年紀：如丁壽泉卅一歲，丘逢甲廿五歲，許南英三十六歲，陳浚芝四十四歲，汪春源三十

⁴ 黃典權在《合集》、〈弁言〉以為：施士洁出生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乙卯年十二月十九日，然據汪毅夫以《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考訂，清咸豐五年（乙卯）十二月十九日是一八五六年一月廿六日，今據汪說，見《臺灣近代文學叢稿》，頁16。

⁵ 〈二十初度，臞仙長兄招同劉拙庵、陳榕士兩司馬、楊西庚、朱樹吾兩明府、梁定甫拔萃、傅采若上舍、沈竹泉布衣□□穎軒禮東坡像，以洁與坡老同生日也。次日，□提蘇詩後，成八十韻〉，頁6。

⁶ 同上。

四歲，施士洁可說是意氣風發，少年得志。而比起自己的父親施瓊芳卅歲中進士，更是青出於藍，「南宮兩世有家學」，家學淵源，父子同為進士，當時殊甚難得，值得驕傲。這或許是他自詡為「狂生」的原因之一吧！詩中續云：

紫薇省，淵而靜，黃扉雙闕向晨趨，絳蠟一條終夕秉。始覺官真如水清，五更愁對直廬冷。今日敝了黑貂裘，明日黃金盡了還須憂，不如乘風破浪談笑凌滄洲！落拓復落拓，長揖別綸閣，敝車羸馬津門行，片楫孤舟海島泊，南舟北馬一任其所之，來似鴻兮去似鶴。翩躚何翩翩，七鯤在眼前，朝見安平渡口樹，暮見赤崁城角煙。故鄉衣錦如此亦得意，豈必世外求神仙？人道得意有如此，我道失意又如彼。

一如曾自許為「狂士」的東坡——「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懷西湖寄晁美叔同〉），「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送岑著作〉）；施氏也帶著些許叛逆的性格，高傲放達，不隨流俗，疏放不羈，不喜官場的摧眉折腰，看不起世俗的功名富貴，更了知繁華有憔悴的道理。〈禮闈聯捷〉（頁 16）二首也表達對官場得失如春夢的道理。爾後，他在光緒六、七年（1880、1881 年）和縣令朱樹吾同赴彰化辦案，目睹庸吏誤民⁷，更印證他的看法。而施氏的〈腐儒〉詩六首（頁 28）則以反諷的方式，表明這位達觀「腐儒」的想法：忠於自我，昧於生計；懷抱理想，不善鑽營，「豈不慕榮富？時運有終極」；喜歡老莊，胸次超塵，「但為脊鶴孤，毋為水鷗狎」；效法阮嗣宗，縱酒酣昏，不臧否時事，評論人過。生死知交情，貧富識交態，「腐儒」不腐，他實則是翩翩佳公子，以貞姿耿介之態，傲然立於濁世。〈艤川元日〉云：「不隨爆竹千聲鬧，欲頌椒花半句難」，「撞頭名刺嘉賓少，到眼楹聯俗障多」（頁 19），也展現如名士般卓然超越世俗功利的人格與氣骨。〈艤川除夕遣懷〉詩末又云：

我今對酒作長歌，放浪形骸聊自喜。奇哉子房一少年，剛則擊椎柔進

⁷ 《合集》，頁 318「刑驅勢迫終非計，姑息優容豈是恩（前任是事者數人，或寬或猛，均不得中，以故案久懸未結）？」，又「癡肥終日厭膏粱，世道於今久混茫。俗吏幾能完白璧，荒墳條已長青棠。」

履，矯然出沒若游龍，事後能從赤松子。古人已往倘有知，九原我欲呼之起。客中除夕醉昏昏，六尺繩床睡而已，夢上九十九峰絕頂高於天，逸興遄飛我狂矣。

詩中施氏對張良既封萬戶，又列位侯，功成身退，從赤松子學辟穀，導引輕身，充滿歆羨，然而字裡行間流露出他更欣賞那種躊躇滿志，強烈的英雄主義的傾向。但現實世界無法實現的願望，或許只能藉由夢來獲得心理的補償。此外，從〈闕題〉（頁 68）詩中亦可窺見作為「狂生」施士洁的平生志氣：

問我何所有？青氈傲田屋，問我何所好？青箱抵金玉。素心或遇之，晨夕偶一酌。頽然抱書臥，冷夢亦自足。高城鬱秋陰，冠蓋日相逐，我自閉 我竅，不知黃粱熟。我自息我影，不知白駒促。人生幾剎那，窮達互榮辱。……

施士洁父親施瓊芳（咸豐四年 \ 1854 年）、叔父施昭澄（同治二年 \ 1863 年）曾分別擔任海東書院山長，詩中以王子敬青氈舊物喻其崇高的家世與社會地位，以世傳家學賽過黃金珠玉，他是時代文化的精英，社會群體中優秀的知識分子。他有追求偉大人生的渴望，但個性的自由常與社會相忤，顯得格格不入，落落寡合。敏銳善感，讓他對生命的無常與人生命運的多舛有更多的認知與憂患，。對此施士洁也沒有做反抗或逃避，一如許多傳統文人，他消極性的選擇「詩中酒與酒中詩，此樂強於無量壽」⁸的方式放浪形骸，在與同儕的詩酒往來唱和中自我發洩與解脫。曾雲峰（青孺），光緒間臺南舉人，是他「十載論文汝最親」⁹切磋琢磨的好知己。施氏自陳「我生愛酒兼愛花，酒爲我友花爲家」¹⁰，曾氏爲此常提出攻心諍言，當頭棒喝；「人皆諛我爲名士，君獨恤我爲君子」¹¹曾氏又是他分金鮑叔的生死之交。馮秋槎則是「人生知己中，難得師兼友」的高文材士，「尊酒

⁸ 《合集》，〈午節前一夕同青孺至天后宮訪仁壽上人〉，頁 49。

⁹ 同上，〈季秋上浣病後送別青孺之羅山小築〉，頁 32。

¹⁰ 同上，〈寄懷青孺諸羅代東〉，頁 34。

¹¹ 同上。

共論文，自午每至酉，暢談塵屢揮，疑義鐘頻扣」¹²。人生苦短，及時行樂，鬪詩飲酒，在與臺灣知縣祁徵祥的詩唱和中再三表露¹³：

人生行樂耳，身世兩悠悠。放眼空千古，同心此一流。樊籠誰鷓鴣？

裳羽幾蜉蝣！到處方膠柱，何時免刻舟？室無花解語，堂有草忘憂。

擬服清涼散，相從漫汗游。飛觴名士集，投轄使君留。別館消長夏，

疏簾對奕秋。麈詩探虎穴，賭酒割鴻溝。……（〈辛亥招同江子儀孝

廉、李敘卿廣文飲紅毛樓下寓齋，用前韻〉，頁 48）

詩中以「名士」自我標榜。社會地位、生活的安適，這群「名士」不需選擇長歌痛哭，也無庸表現激烈的反社會行爲，只在閒散飄逸的詩酒浪漫國度中滿足了自己的清高。

不屑爲官，施氏選擇以培育菁莪爲職志，曾擔任白沙、崇文、海東書院山長¹⁴，尤其內渡前在海東書院掌教「倏踰十稔俟」¹⁵。海東書院創於康熙五十九年，書院文風不衰，乾隆以降更爲「全臺文教領袖」¹⁶。海東書院始終爲全臺首善之書院，能維文風於不墜，皆由前後許多不樂仕進，以教育英才爲樂事的飽學之士講學於此，前文提及施氏父、叔即是。光緒十二年（1886 年），新任臺灣分巡兵備道兼理提督學政唐景崧來臺主持歲考，聘施氏擔任山長，並從臺灣學子中選拔汪春源、丘逢甲、鄭鵬雲等送入海東書院肄業，使海東書院的地位更超越了府學¹⁷。而唐景崧更連續三年（光緒十六、十七、十八年）均撥公銀予海東書院購置學產，甚至該書院山長薪資亦較其它書院爲高，種種都顯示海東書院地位的重要¹⁸。當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唐景崧所帶動的文學風氣——斐亭吟社、牡丹詩社¹⁹。

¹² 同上，〈和馮秋槎廣文寄贈五十韻〉的註文中有云：「丙子（1876 年）春闈，余與君同爲顧瀚臣房師所薦，而君竟以額隘見抑，惜哉！……自丁丑冬同客艚川，嗣復同來赤崁，先後聚首已三年矣。」，頁 32。

¹³ 《合集》中施氏爲避其父之諱，祁徵祥或被記爲「辛亥」、「莘垓」、「星皆」、「星垓」，與祁徵祥相和之詩共 23 首，爲 1884 年之作，見汪毅夫《臺灣近代文學叢稿》，頁 38

¹⁴ 《合集》，黃典權〈弁言〉。

¹⁵ 見《合集》，〈臺澎海東書院課選序〉，頁 353。

¹⁶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卷二十二、藝文（三）〈改建海東書院記〉。

¹⁷ 呂良弼、汪毅夫《臺灣文化概觀》，頁 121，「府學從應試士子中選拔生員，海東書院則從在學生員中選拔優秀者入學」，福建教育出版社。

¹⁸ 參閱楊護源〈臺南海東書院興廢初探〉，《臺南文化》，新 46 期，1998 年 12 月。

翻閱《後蘇龕合集》內渡前三卷所往來唱和之詩友：羅穀臣（大佑）、王叔珊（鳴鏘）、王甲榮（部昀）、楊淑仁（萃生）、熊佐虞（瑞卿）、楊綬（稚香）、倪鴻（耘劬）等皆是詩社成員。而位在臺南寧南門外的竹溪寺，茂林修竹，清溪圍繞，景色清雅，則是斐亭詩友吟唱消暑聚會之地²⁰，「七賢韻事追千載，四省詞人聚一場」，「酒俠詩狂名士氣，狐禪鬼火化人場」²¹，「或觴或詠或跳擲，非癡非醉非枯寂」²²，濟濟多士，散懷山水，蕭然忘羈，〈臺北唐維卿方伯幕中補和臺南「淨翠園」韻〉亦云：

消寒坐上小罍紅，滿院吟朋集海東（「海東書院」課日，予每邀公作

詩鐘會）。怒罵笑嬉無不可，騷壇公是滑稽雄。（頁 58）

門生、幕客、僚屬結為文學團體，朋儔雅游，消磨歲月，在詩酒的激盪麻醉下，每個人卸下禮教的束縛，呈現坦率的一面。對施氏而言，這才是他嚮往的人生，真實的生活。

然而作為臺灣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在長期與這片土地共處下自有其對土地的情感與溫煦柔和的一面。〈艋溪曉渡〉、〈新莊道中〉、〈桃子園〉（頁 22）、〈中歷旅館題壁〉、〈鳳山崎〉、〈夜宿竹塹〉、〈中港遇雨〉（頁 23）、〈夜宿後壟〉、〈過吞霄莊〉、〈房裏莊小憩〉、〈花朝過大甲莊〉（頁 24）、〈肩輿過大甲溪〉、〈春社日客彰化城〉（頁 25）、〈鹿溪有贈〉、〈麥寮莊坐雨與主人林叟夜話〉、〈笨津道中〉（頁 26）等詩，看見一個悠然孤行的旅人，在由北往南沿著海線的返家途中，行過城市，走過鄉村，懷帶著濃郁的鄉愁，「四更夢返赤崁城，別淚汎瀾布衾溼」（〈雨宿中歷〉，頁 17）。旅次中有時夜闌人靜，大地開放給曠野，「銀蟾夜半照清影，萬籟無聲高枕眠」（〈花朝過大甲莊，沈耿廷齋尹留宿，見月喜作〉，頁 25），有時夜中驚醒，「鄰雞底事輕相擾，況奈孤眠夜不溫」（〈中歷旅館題壁〉，頁 23），充滿惆悵溫柔之情，或是山水綿長，人生苦短，與久別好友風雨聯床，詩語透著溫馨感人的內涵。而「十里海潮聲」、「沿村沙岸遠」、「怪石人前立」，是海邊農村吞霄莊（今通霄）的景緻，「編茅為瓦蠣為牆，繞屋山花暗送香」，是有著海風野味饒富特色的鄉村麥寮莊。行至〈房裏莊小憩〉（今苑裡），則聽到小

¹⁹ 即連雅堂於《臺灣詩乘》所云：「維卿好吟詠，輒邀僚屬為詩會，臺人士之能詩者，悉禮致，迄雅揚風，蜚聲壇坫」（卷五），施氏常與之有詩歌往來。

²⁰ 《臺灣詩乘》卷五，「竹溪寺在臺南寧南門外，清溪一曲，修竹萬竿，境殊幽闕，故鄉人士多修禊於此。少時曾讀施澧舫山長題壁四首後以重修，遂被塗抹。」。

²¹ 《合集》，〈浴佛前一日，唐維傾廉訪招同倪耘劬太令、楊稚香孝廉、張漪菴廣文、熊瑞卿上舍、施幼笙茂才遊竹溪寺，次廉訪韻〉、及〈壘前韻〉，頁 52，53。

²² 同上，〈羅穀臣太守招同耘劬、漪菴、稚香、瑞卿消暑竹溪寺〉，頁 66。

小村落中樸實的塾師以粵語授唐詩的人文小景，而〈笨津道中〉沿途天然圖畫：「巢鳥」、「野花」、「村厝」、「乳犢」構築一種寧靜美好的鄉村小調。〈艋溪曉渡〉（頁 22）的「渡口冷風喧，溪邊亂石奔」，〈肩輿過大甲溪〉（頁 25）的溪水「萬派激雷鳴」、「橫流與石爭」，都增加旅程的困頓，令人心神搖搖憂心忡忡，對故鄉更加眷戀。旅途雖苦，比起官場奔馳，乍冷驟熱，又不能同日而語。〈中港遇雨〉（頁 23）就將他這種心境表白出來：

.....僕夫抱怨走且跌，短衣沾濕冷於鐵，篋輿賈勇到前村，息肩喜傍

人煙熱。吁嗟乎！客行如此豈須惱？不記去年長安道？忽然牆角明斜

陽，一鞭搖指後壟莊。

沒有吟風弄月，扭捏作態，詩語的溫情，對土地的感動，體現出作為道地的本土詩人真誠樸實的一面。他不同於一般宦遊臺灣者浮光掠影的形式化詠嘆，那是腳踏實地於這片土地的生活所賦予他自然的感受，不用任何言語，沉默中便透著豐富無比的聲息。這樣的情感在他登上頗具歷史意義的赤崁樓時，面對廣袤的宇宙，映照出一代代人的生命與肉體，構築成臺灣歷史文明的全景，更喚起他內在民族深層的情感。〈臺灣雜感和王蔭昀孝廉韻，胡鍊華太守同作〉詩七首將此一心情亦表露無遺：

大鯨東去海門青，石景雄風捲四溟。掘地草雞新識緯，築城荷鬼舊羶

腥。橫飛鹿耳空中鑑，寸剪牛皮島外庭。試上赤崁樓一望，木岡九疊

敞雲屏。（其一，頁 53）

控制民番闢海疆，百年文武又成康。冰夷北拱環三島，星使東巡駕四

黃。地種釋迦諸佛果，山埋魁斗五妃香。新詩快讀『瀛壖詠』，醉展

雙眸藐八荒。（其六，頁 55）

據胡傳（鍊華）《臺灣日記與稟啓》可知該詩作於光緒十九年（1893 年）正月廿

七日，時胡傳為全臺營務處總巡，有〈臺灣雜感〉七律八首，施氏此詩係相和之作，全詩除第三首外其它為七律形式，且每句詩作下皆有註語。詩中內容敘說臺灣史蹟與傳說，圍繞在鄭成功驅逐荷夷，闢荒陬為人文之境，以及明末諸遺老的清高苦節，為締造海東文明獻出代價。歷史就在身旁可感的一磚一柱、斷壁殘垣中找到的足跡——赤崁樓、榕壇、夢蝶園、「五馬奔江」、北園別館、澄臺、安平——鄭成功、寧靖王、陳永華、沈光文、五妃——歷史的光影照亮現在，照耀天地，迴蕩豪邁的氣息。「信有山川妙鍾毓，至今五馬說奔江」（頁 54）、「數行絕命天球筆，紙墨千秋重赫蹄」（頁 55）、「新詩快讀『瀛壖詠』，醉展雙眸藐八荒」（頁 55），煥發著生機蓬勃，自信希望的契機，充滿了民族的印記。

內渡前施氏兩代進士，又皆掌任全臺首善書院山長，社會地位極為崇高。唐景崧治臺，特重海東書院，於文酒往來中施氏可說是騷壇健將。他崇拜東坡，個性疏放不羈，自比為「狂生」，不耐也不屑官場生活。他以「名士」自居，詩酒生活讓他回歸生命的本真。但詩人的精神之樹是植根於他的生活，植根於朝夕相處的土地，因此在乙未內渡之後，身處沸騰的時代，困惑叢生的社會，詩人進而凝結出個人生存的痛苦、家國民族的痛苦，而這是當時許多臺灣知識份子的宿命，也是所必經的痛苦。

參、內渡後—棄民 遺民 耐道人

乙未割臺後，如同其他的士紳，施士洁選擇內渡，歸籍泉州晉江縣西岑故里。他在乙未九月先行內渡²³，與其妻小全家於歲末時始得團聚，其間渡海過程亦驚險萬狀，飽嘗旅途顛簸之苦²⁴，「田廬已逐鯤身去，妻子都從虎口來」（〈乙未除夕山齋題壁〉頁 81），頗有劫後餘生之嘆！初時施氏對於復臺尚存一絲希冀，其〈別臺作〉云：「潮聲十萬軍聲苦，長為安平咽不平」、「逐臣不死懸雙眼，再見英雄縛草雞。」（頁 73）「扶餘尚有虬髯客，況我堂堂赤縣州」（〈和同年易哭庵觀察「寓臺詠懷」韻〉，頁 75），表明了割臺的悲憤與企盼復臺的自信。內渡，儘管是回到「故里」，亦無法抹去對臺灣的鄉愁：「歲久還鄉翻作客，山深序爵竟稱尊」、「此間雖樂終思蜀，望帝家家泣杜鵑」（〈乙未除夕山齋題壁〉，頁 81）。白雲蒼狗，故鄉親舊半為鬼，施士洁出生於臺灣，所謂的「故鄉」（晉江），對他而言其實是陌生的，在心理與情感上他始終繫念臺灣：「兩字頭銜署棄民」（〈和同年易哭庵觀察「寓臺詠懷」韻〉，頁 74）、「棘天荆地一棄民」（〈東廈防張司馬〉，頁 76）。自稱「棄民」，是對時局沮喪的無奈。相較於原本在臺灣安定的生活，如今生活脫軌，從熟悉進入陌生，由溫暖被推向淒寂；相對於他原有的社會

²³ 《合集》，〈甲辰除夕〉：「鯤身九月無家時」，頁 154。

²⁴ 《合集》，〈避地鷺門，骨肉離遯數月矣，歲暮始復團聚。舉家乘小輪船赴梅林澳，風逆浪惡，不得渡，晚宿吳堡，感事抒懷〉，頁 79。

地位、人際關係，一切則必須重新調整，以適應新環境，而這些改變皆非詩人所願，因此所謂的「棄民」，更是懷帶一種被命運拋棄的苦澀孤寂感。

「棄民」的生活是困苦的。惶惶若喪家之犬，避難的結果讓他家財無存，生活拮据，他感慨說：「僕自內渡後，旅燕營巢，迄今尙無定所」（〈何勁臣二尹贈詩和韻〉，頁 143）、「今年返故巢，跡比瓜牛寄」（〈贈蘇次杉明府〉，頁 84）。窮年兀兀，去路茫茫，更將他的情感引向現實的生活，他的詩歌中大量地、反復地感嘆描述這種困境：

蹈海魯連仍是客，買山支遁苦無金（〈泉守幕中晤沈桂珊內史〉，頁 83）

羯來鷺市學吹簫，絕才西施今老矣（〈次謝鷓塵大令留別韻〉，頁 150）

自憐儒素酸寒相，不解陶朱貨殖書（〈五疊前韻寄答恕齋〉，頁 215）

脾收清氣仙氣妒，骨抱奇窮鬼亦憐（〈和健人寄懷韻，時健人自臺灣

之日本〉，頁 243）。

郊寒島瘦、窮途阮籍、清貧元亮²⁵，送窮無方的寒士生涯，一直困擾他，尤其每逢佳節，歲暮團聚時，這種今昔之感更爲強烈，年年難過年年過：

浮家十除夕，還作鷺門客.... 枯燈冷壁著個窮詩翁，翁詩寒瘦毋乃窮愈

工（〈甲辰除夕〉頁 155）

老來作客廿餘年，泥爪消磨鴻雪裡。泛宅岑江又鷺江，覓得洞天即吾

里（〈戊午除夕〉頁 288）

他無法擺脫作客異鄉之感。尤其內渡後，家中迭遭變故，更讓他悲痛欲絕，今由其 1902 年日記的記載得知半年之中家喪四人：

²⁵《合集中》如「自憐寒瘦島郊詩，慚對昌黎和韻遲」（〈次坦公見贈韻〉，頁 188）；「客中十事九無賴，誰慰窮途老阮籍」（〈疊前韻東厚庵〉，頁 97）；「清貧元亮依蓮社，神雋阿戎冠竹林」（〈健人歸自南洋以江璞巖贈詩示我，如韻和之〉，頁 247）

五月初四日 (農曆) 三歲孫滄湄喉□□殤

五月廿五日 (五歲第三男熊兒) 卒於壬寅五月廿五日

十一月初一日 為先室豎龕 (十二日出殯)

十一月十三日 第三妾秀娟自初八染疫至是夕亥時亡於西大房

另又從其詩卷中所載，也可知屢屢遭喪的不幸：

淚灑朝雲嶺外亭 (予喪兩妾) (〈意有未盡，輒書紙尾〉，頁 128)

慟哭西河又一年 (去年五月，予喪長男) (〈閩游客胡恂如廣文署中
話舊〉，頁 157)

如何三歲孫，反先老人老 (〈四孫滄池殤，感懷書此〉，頁 168)

三五小星今又隕 (張姬新逝)，老來誰與送殘暉 (〈倒疊前韻〉，頁 173)

等是明珠掌上觀，一星和夢墜江干 (〈幼女痘殤，天遺郵詩相慰，次
韻為謝〉 頁 269)

桑田易淺，回天無力；天道難料，家園屢變，鍾情我輩，如何不傷？「窮」如再遇上「病」，「棄民」的命運更加淒涼蕭瑟。〈桐郡病中〉(頁 83) 他坐困愁城，任命運擺佈徒呼奈何而自號曰「信天翁」；1904 年，四十九歲一場大病兩個月，幾乎遭逢不測²⁶，雖然意外的否極泰來，死灰重燃，但病容憔悴，讓他「忽然顧問鏡中誰？嚇殺龍鍾諸醜態」，大病一場，有今是而昨非之感；其後六十三歲(1918 年) 在通志局的病，卻讓他陷入生命的最低潮：「達夫肯作呻吟語，床下寒蟲唧唧號」(〈燈節冒雨，病臥兼旬，時正赴閩省修志局之聘〉，頁 263)、「持較平生

²⁶ 見《合集》，〈癸卯歲除，病幾殆而獲愈；新正戚友來賀，書此以博一笑〉，頁 141；〈□□ (米溪) 歸日本，索詩贈別〉，頁 143。

蕭瑟最，荒雞臥聽兩三號」(〈病中和志局同事諸子疊前韻〉，頁 263)，病痛的侵襲，益加顯現動盪時代，日暮之年，飄零生命的寒冷與荒涼。

「棄民」，也意味自我實現的落空。當時內渡，絕望之餘，但礙於一家八口生計的重壓，仍希冀一展長才，在宦途上另尋出路。然而現實是他始終居於「冷宦」、「冷館」、半吏半隱的「散仙」地位，「眼中那有林泉窟？骨底都無土宦緣」(〈再疊前韻〉，頁 178)，透露了此一窘境。〈晉水官齋喜晤曹芝生二尹〉一詩亦提及自己的困境：「吁嗟老歲星，歷劫耐何許？一謫墜窮村，山鬼笑而侮。再謫溷塵肆，遂與噲等伍」(頁 135) 原本視宦途為榮名之奴，事業之婢，但是生活的壓迫感如影隨形，讓他一再為衣食而奔走，卻又深感牛糞同一皁，進退兩難——「冷宦生涯逋客恨」(〈閩游客胡恂如廣文署中話舊〉，頁 157)、「八家浮口煙水間，兩年溷跡屠沽市」(〈再疊前韻〉，頁 151)、「桑海飄零鯤島夢，米鹽瑣屑鷺門春」(〈臺江感舊〉，頁 223)，投向宦途只為稻粱，自云「辛、壬(1901~1902年)之歲官篆舫山」²⁷，他也曾參加商會，1907~1908 年間主辦貢燕業務²⁸；1911 年出任同安縣馬巷廳長，曾意氣風發，欲大有所圖的「統帥『義勇營』，夜乘輪舟駛赴白頭鄉勦盜」²⁹，隨即又罷去(頁 207)，其理由是：「使君跳盪人，戰鬪抑何苦？北山有猿鶴，誰為稚圭侶？三徑有松菊，誰為元亮主？」(〈舫山罷篆，留別代者于君問樵〉，頁 207) 權力喜歡用彎曲的腳走路，他一向我行我素，不喜受人牽制³⁰。〈衙齋書感〉(頁 205) 八首則將這種為物所役、身不由己，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直接指出。「舫山官樓涼於水」，此時他自陳已是處於「半載浮沉吏隱間」(〈舫山官樓夏坐〉，頁 207) 的狀態，不久將效陶淵明掛冠求去，爾後隱逸的念頭，不斷在其詩中出現，甚至詩作自署頭銜為「市隱生」³¹。對於自己的不耐折腰，謀生無術，他已安之若素的。在給林景商之詩題云：

邇來蛛隱，不出戶庭，雖抱葉雌蟬，而絕塵離俗，無悲憫怨尤之致，

斯足怡矣。(頁 221)

「無悲憫怨尤」正表明了閱盡世態後，飽嚙炎涼後的清醒與冷淡。「棄民」也是人生理想的失落。當然其中與時局的變化所帶來的絕望與無力更脫不了關係。

²⁷ 同上，〈臺中詩友陳槐庭同寓荔園，用竺初韻見投，疊此酬之〉，頁 267。

²⁸ 《合集》，〈楊墨侯太翁配郭太夫人合窆墓志銘〉云：「丁未戊申夏、秋間，予承乏商政，兼領貢燕之局」，頁 368。

²⁹ 同上，〈辛舫山樓除夕〉，頁 203。

³⁰ 施氏在〈贈蘇次杉明府〉中曾提及自己性格的耿直云：「我時客榕垣，鑠金眾口熾，睹彼唯阿習，憤茲流俗議。大呼政事堂，聞者輒驚悸，舉世惡直道，我自行我志。」，頁 84。

³¹ 《合集》，〈十二疊前韻〉：「自署頭頭銜市隱生，哦詩饑歲帶愁聲」，頁 217。

大抵而言，施氏詩文反映在時局社會的觀察與描述相對較少³²，但清廷覆亡後所寫的〈怨齋瀕行，賦贈長歌一篇，如韻和之〉（頁 210）仍可看出他對時局的感受。詩歌開首即感嘆輿圖色變，「不圖四千年史忽灰滅，感視今昔殊天淵」，然後敘述鷺門（廈門）的滄桑，原本風俗淳樸之地，在鴉片戰後闢為五口通商的口岸，西方列強紛至沓來，從此變的光怪陸離，施氏以憤激的口吻痛批云：

自從權利苦外溢，若輩起家動刀筆，王戎徒握子母籌，蕭何暫定中西律。共和人物大特色，黨禍無端又羅織，鼠目獐頭奈爾何，火色鳶肩不相識。冰山百尺薙禍根，公門俸祿私門恩，乘軒机隍食肉鄙，么臠斧底皆游魂。……入市忽逢紈夸子，始信侏儒飽欲死；入城忽見紀功碑，始信羊質蒙虎皮！鷺門，鷺門，是否殖民窟？……

訴訟成風，法無定法；對於當時共和人物直斥其陰謀互陷，小人當道，假公濟私；而肉食者鄙，一登高位面目畢露，未能遠謀，可憐升斗百姓亦惴惴不安；公門賢愚不分，待遇不公，人們總是把作惡的人刻在大理石上，真正行善的人反而委名於塵土。這是他所見所聞的官場，是非真假難辨的社會，顛倒的人，顛倒的時代。施氏從內渡後詩歌自署「棄民」、「信天翁」、「七鯤殘客」、「七鯤逋客」³³，清廷滅亡，民國建立，變成「鯤濟棄眈」、「白髮遺臣」、「今日遺民前進士」、「東海遺民」、「鯤海遺民」、「六十遺民」³⁴，其身份地位歷經三變：從臺灣避難到大陸，「狂生」變「棄民」，改朝換代，再變為「遺民」，目睹桑田三淺，感懷身世，令詩人低迴不已。過去崇拜東坡，以東坡高傲放達自我標榜的施氏，此刻所強烈感受的是詩人一生的坎坷，古今皆同，其詩云：

³² 例如卷六〈泉南新樂府〉中有械鬥、避疫、控案、打劫、番客、乩童、普渡、賭棍等，頁 119~124，及其它如〈法蘭西國大革命歌〉（頁 138）、〈鷺社嘆〉（頁 210）然這類詩作在《合集》中畢竟少數。

³³ 「此日癡翁號信天」（〈桐郡病中〉，頁 83）、「七鯤殘客苦離索」（〈陳威季……鼓浪洞天處〉，頁 185）、「七鯤逋客顧之笑」（〈鷺門晤日本詩人串宇鈴村讓〉，頁 187）

³⁴ 「鯤濟棄眈」見〈題省長張君常（元奇）詩集〉之序，頁 222；「白髮遺臣甘草莽」（〈去年六十初度...〉，頁 252）；「今日遺民前進士」（〈補作六十述懷寄示諸同人索和〉，頁 253）；「東海遺民鬢已絲」（和黃獨齋司虢「留別感事」韻）頁 256；「鯤海遺民況白顛」（〈再和鈍堅韻〉，頁 278）；「六十遺民感布衣」（〈除夕和星使胡穹賓侍郎韻〉，頁 304）。

內翰身宮老磨蝎，不堪嶺表哭朝雲（〈悼張姬〉，頁 171）

命宮有例偏磨蝎，付與髯蘇夙世緣（〈恕齋又題「後蘇龕詩草」，即和其韻，頁 209）

年年生日說東坡，磨蝎身宮奈命何？（〈藝農、幼青...並謝諸君子〉，頁 226）

生平清苦，遇事多折，一生有如磨蝎命。1917 年應聘福州，入閩修志局時，對此一近乎「冷館」的職位已興味索然³⁵，不到一年就辭歸故里，最後寄居鼓浪嶼終老。施氏在閩修志局時有詩〈和總纂陳拾遺〉云：「好春已向愁中過，冷句都從病裡來」（頁 267），在施氏後期詩作中不斷以「冷」來表達他的心境：

我比葭灰殊耐冷，不嫌舉世棄君平（〈今年冬至...莫逆於心歟〉，頁 212）

冷臥荒江愁歲晚，殊方那得辟寒金（〈和建人寄懷韻，時建人自臺灣之日本〉，頁 244）

冷夢華胥養聖胎，湖鷗江雁兩無猜（〈和黃狷齋司諫「留別感事」韻〉，頁 257）

昨夜夢中茅屋破，浣花溪上冷吟魂（〈三疊前韻〉，頁 261）

冷局歌呼都散漢，醉人夢囈太平時（〈秋興，用杜韻寄和覃窟〉，頁 287）

³⁵ 案汪毅夫考據係施氏屢示新詩予陳石遺，久無以和，致施氏不滿。見《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頁 173。

冷館、冷宦、冷夢、冷魂、冷局……從內到外，「相期練就冰霜骨」（〈感事書懷，再疊前韻寄介堂，並質琛笙、允白〉，頁 225），構築成一個「冷僻」的天地。而自然界中能與詩人心境身世相呼應的則莫過於「蟬」，「誰知五德在於蟬」，所以施氏喜用蟬來暗喻自己：「不鳴如我是雌蟬」、「抱葉高吟足隱蟬」、「淒絕餐風吸露蟬」（〈雁汀病後來詩索和，疊韻復之〉，頁 302），但更多見的是：「雌蟬黏病葉，秋老不能鳴」（〈次邱守謙孝廉見贈韻〉，頁 185）、「禿樹雌蟬冷不鳴，首陽敢說聖之清」（〈五疊前韻酬健人〉，頁 239）、「抱葉雌蟬猶耐冷，含蘆旅雁不成行」（〈六十初度，允白以詩壽我，如韻答之〉，頁 227）。「冷」的世界中潛藏著相同的情感主題：「冷」，是對名場奔波的不屑；「冷」是對紛擾時局的冷淡；「冷」也是對自我的期許。「萬事從今都覺冷，一生何日是真閒？」（〈補作六十述懷寄述諸同人索和〉，頁 253），「冷」是一種絕望的反抗，是在熱烈擁抱人生之後，又感悟到人生的令人絕望，是在經歷人生的磨難後，劍冷琴焦，滿腔熱血消磨殆盡的疏懶無奈。施氏詩文自稱為「耐道人」（〈鄭香谷部郎偏遠堂吟草序〉，頁 371），所耐者何？「冷」而已矣！

內渡之後，施氏面臨極大的轉變，不論是「棄民」、「逋客」、「冷宦」、「遺民」、「信天翁」、「耐道人」，乃至是詩中「隱蟬」、「雌蟬」、「吸露蟬」等種種的比喻，都與其自我境遇有關。余秋雨曾云：「人生最大的悲劇在於面對社會歷史的必然性，人生最大的壯美也在於面對社會歷史的必然性」（《藝術創造工程》，頁 96），施氏亦自云：「自古詩人窮不死，千秋留作不平鳴」（〈乙巳除夕感懷，寄示林彭壽公子〉，頁 156）所以在以詩作為生命的言說時，他將苦難的現實昇華，迸發出幽幽清音。

肆、困境的消解—酒 女人 文友與吟社

一、酒 女人

連雅堂在其筆記《詩薈餘墨》中有一段記載云：「少年作詩多好香奩，稍長便即舍去。施耐公山長有艣津贈阿環七律三十首，滯雨尤雲，憐紅惜綠，置之疑雨集中，幾無以辨。及後自編詩集，棄而不存，然清詞麗句，傳遍句闌，可作曲中話。」《疑雨集》（或稱疑雲集）為明王彥泓之作，多豔體詩，係作者有感於時事大壞，政治腐敗的憂時感傷之作，後人以爲其佳者頗得李商隱之遺意。連氏曾見施氏淺斟低唱、香軟濃豔的香奩之作，其詩名傳誦於句闌。又王甘菊〈臺南米街父子進士〉一文在比較施氏父子性格之不同時，如此描述施士洁：「老進士方正守禮，只有一室。小進士則風流倜儻，愛管閒事、比勢力，幫別人辦好事情不

會索紅包，但對方會送一個太太給小進士，所以小進士總共有十個太太……」³⁶施士洁與女人似乎脫不了關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1902 年（光緒廿八年）的〈後蘇龕泉廈日記〉，以正月為例，忠實記錄施氏於光緒廿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來游鷺江（廈門），住其姪瘦樞處的食衣住行生活概況。正月初一略提及其姪宴請日本書記、三司事及施氏相關人等，坐中有歌妓李鴻玉、金珠、翠蘭校書、小寶釵等多人，花影鶯聲，合席皆醉，笑啼雜之，施氏日記云：「自來我輩鍾情，然自鏡鬢絲，□□酒闌人散後，臨崖勒馬；且予東渡在即，安能久戀柔鄉耶！」可是女人像是自然的力量，讓他無法迴避，不能抵抗，往下幾日的記載如下：

初四日 「是晚，瘦姪宴章明府，坐有周雲儕……與予共六客，席用洋餐。鴻玉、小寶釵侍飲，不歌。……四鼓始歸。」

初五日 「又與瘦姪……赴王雨軒席……歌者小寶釵、金珠、愛珠、采玉。四鼓始各歸寢。」

初六日 「是夕與雲儕至夕陽寮之歲首館，鴻、寶二姬本日喬遷處也。寶姬尚在票號未歸，予憤甚，立遣帶班王姓跡之。……」

初八日 「是夕鴻、寶偕至，寓寢盤桓久之，始各散去。」

十三日 「鴻、寶偕歸，時予猶在黑甜也。午後阿鴻至，云有三堂局。予喚其妹鳳釵，蓋將以愧阿寶也。四鐘，鳳釵至，與予頗昵。……」

十四日 「九鐘回寓，鳳釵來，伴予一宿。」

從初一到十五日，除初二、初三外，每天的日記施氏坦白、真實的表達他穿梭於聲色感官的愉悅中。雖前文連雅堂云許多有關施氏秦樓楚館、倚紅偎翠之作在其編選詩集時去而不存，然今檢視施氏詩集，仍可窺見一斑，如〈束香雪、壽若兩

³⁶ 《聯合報》1992 年 12 月 28 日。

太史) (頁 92)、〈臺江新竹枝詞〉卅二首 (頁 159)、〈臺江錄別〉 (頁 170)、〈次坦公「夕陽寮」韻〉 (頁 189)、〈贈水仙女校書次菽莊韻〉 (頁 230)、〈臺江感舊〉 (頁 223) 等詩，都可為他 1902 年的日記作一註解。尤其是〈臺江新竹枝詞〉，不同於一般客觀風土的描寫，而以句闌為主，專寫青樓紅袖的風情無限，愁眉淚眼，情感纏綿，充滿嬌羞的感傷，與施氏它詩相較，總顯得有一些俗豔，有一種低級趣味。然而這或許也是施氏生活另一真實面的呈現，其〈柬香雪、壽若兩太史〉詩云：

臺江我是鶯花帥，閩苑君為翰墨侯。萬感本來同一夢，兩情於此足千秋。
 桃根姐妹相迎接，楊柳樓臺競唱酬。此樂真能忘老死，世人秉燭夜曾遊。

施氏直言不諱的說自己是「鶯花帥」，人生苦短，當即時行樂，且要追求現實的快樂和享受，擺脫理性和道德的束縛。〈臺江感舊〉也說出他之所以縱情聲色、放浪形骸的原因是：

江風習習送閩游，前度香泥爪跡留。冷碧一天人病酒，軟紅十丈客埋愁。
 樊籠鐵羽真鸞鳳，市井呼名此馬牛。幾輩英雄今末路，青門落拓又青樓。

所有的頹廢、放蕩，都來自於自我理想的無法實現。「我本傷春狂杜牧，因君根觸不勝情」(〈次龔達舟文學韻〉，頁 156)、「遁世琴書彭澤令，傷時酒色信陵君」(〈次林彥卿韻和鷓塵〉，頁 213)，施氏以杜牧、信陵君自喻，說明了傳統落拓文士在遭逢時代的亂離，命運的乖舛，人生的無常時，亦往往將他的不幸寄託在軟風細浪、煙舒柳影中。酒、色本不分，酒讓人忘憂，精神得到解脫——「安得一年三百六十日，狂歌醉飲，浩浩落落，不知許事塵中寰。」(〈贈林怡廬孝廉〉，頁 85)、「招白墮，夢黃梁，寒雨壓屋聲琅琅，山齋一醉凌八荒。」(〈三角莊歌寄厚庵〉，頁 96)，酣醉的放浪無羈，卸除心靈的重負，施氏年輕時即以「酒狂」自豪；而男女之間的關係，則讓生命與自然得到內在的聯繫，人因而覺得輕鬆自如——「柝聲催過四更天，燭底溫存尚未眠。瞥見枕屏雙影瘦，郎儂同病愈相憐」(〈臺江新竹枝詞〉，頁 161)，現實的壓迫與對立，都在迷醉與纏綿中消解。載酒江湖，雖不似杜牧贏得薄倖名，但施氏所作詩歌也是「群雌見我新詩扇，一日臺江萬口傳」(〈咫園和痕字韻疊韻答之〉，頁 159)，於青樓間相互傳唱，遠播

四方。

二、文友與吟社

在臺施氏為海東進士，全臺首善書院之山長，地位自不在話下，內渡後呢？婆娑仙籟吟社請施氏為該詩社寫序時，推崇施氏德高望重，堪稱文壇龍頭，有振衰起弊，保存鄉粹之力（〈婆娑仙籟吟社自序〉，頁 407）；櫟社成員之一陳錫金亦稱施氏是：「東港文壇耳執牛，西岑精舍杖扶鳩」³⁷，不論是在海東或福建，其詩文地位都十分受到推崇。另鄭鵬雲在編《詩友風義錄》時請施氏寫序並將之詩列於卷首第一位，所列作品數量亦最多，其地位時人已有定評。自來士宦的身分與詩人的身分的結合，是多數傳統知識分子的典型，詩成為政治失意時的避風港。「儘有苦心工鍛句，總無媚骨學趨時」（〈次林玉峰廣文韻〉，頁 105），是詩人坦承在不完滿的生存世界中，永恒意義的召喚——他以詩醫病³⁸，以詩逃世局³⁹。今由施氏合集可知其作品大約有兩類：一是應酬之作，或為人祝壽賀詞，或代他人應酬作，如〈黃母蕭太君壽詩〉、〈定海方雪舫封翁六十壽詩〉（代劉孔昭廳長作）、〈聲應報社祝詞〉等，這類作品因是應人之邀，故多歌功頌德之語，較難與詩人的內在精神作一聯繫，然此中亦可見施氏在文壇地位，一字千金，廣為各界所珍。其次則是有關與文友、詩社往來活動之詩，這是全集的主體，其中有與臺灣、當地文友之往來，及以臺灣渡海詩人為主體的菽莊吟社。這些友朋聚會，賦作詩文，可見施氏內渡後交游之網絡，在彼此的酬唱贈答中，相互激發，相互推賞，為飄洋內渡，孤獨苦難的詩人，帶來極大的慰藉。

延續內渡前詩友的情誼，內渡後施氏仍與海東書院諸子，如許南英、邱逢甲、汪春源、王泳裳，鄭鵬雲等相往來，鄭鵬雲為林維丞之弟子⁴⁰，他是施氏所稱「亂離局定真交見，文字情深舊友知」（〈鯉城晤鄭生毓臣上舍〉，頁 112）、「但為人謀不為己」的人⁴¹，光緒廿九年所編《師友風義錄》網羅八閩三臺師友之作，列施詩為卷首，去世後施氏有〈哭鄭生鵬雲〉詩。至於施氏和許南英「生同歲，長同里，處同筆硯，出同袍澤；凡所遭際，科名、仕宦、兵革、羈旅，舉一生安樂憂患，蓋未嘗不同。」⁴²兩人一直保持唱酬連繫，直至許南英過世，施氏仍有詩哀悼之。另外與林鶴年及林輅存父子的交往，從牡丹詩社始，內渡後有詩往來外，

³⁷ 陳錫金《鰲峰詩鈔》，〈施灃舫內翰六十索詩，奉賀一首〉，見《櫟社沿革志略》，頁 137，臺灣文獻叢刊。

³⁸ 〈園夕病枕遺懷〉：「詩城有干櫓，詩國有甲冑，何不賈餘勇，一戰二豎仆？我解念詩佛，火宅青蓮咒，況聞杜陵句，治瘡勝針灸。」，見《合集》，頁 264。

³⁹ 〈老去〉：「自署詩人逃世局，甘儕食客潤侯門」，《合集》，頁 256。

⁴⁰ 〈毓臣、養齋秋試不售，景商以詩歌慰之，即次其韻〉：「心香一瓣說恩師（毓臣為林怡圖高足，於景商為世交）」，《合集》，頁 125。林怡圖即林維丞（薇臣）。

⁴¹ 〈毓臣赴鼓浪嶼醉中失足墜水，幾溺；蓋為予傳語僦屋故也〉，《合集》，頁 129。

曾同游南普陀寺，並有〈斃丈同林時甫（林維源）登萬松關弔林剛愍少保、謝瑄樵參軍殉□□，□感臺事，次韻和之〉（頁 78），後林鶴年築怡園於鼓浪嶼鹿耳礁。對於林輅存，施氏稱道：「吾友景商代議士，今之健者，亦古之狂」（頁 221），林輅存一九一六年再版其父的《福雅堂詩鈔》時，施氏亦為其中編校者之一⁴³，輅存亦曾以茶相贈。臺灣文壇如櫟社詩友陳槐庭、陳錫金、施家本、呂敦禮等，陳槐庭在施氏任職閩修志局時曾來探望他⁴⁴；施氏與呂敦禮之父呂汝玉、叔父汝修為舊交，厚庵以弟子職侍之⁴⁵。新竹方面如鄭兆璜、陳濬芝、鄭如蘭（香谷）、王松等的交往。陳濬芝為鄭兆璜之妹婿，1901 年逝，時施氏有〈輓陳紉石貢士〉詩，後鄭兆璜逝，王松囑託施士洁寫墓志⁴⁶。而與鄭如蘭之交可溯及上一代，兩家異苔同岑，意氣相投，施氏〈壽鄭香谷先生七十〉詩有注云：「先君子在道光朝，與君之世父祉亭（鄭用錫）儀部公會同曝直郎曙」⁴⁷，其後施氏於禮闈聯捷（1877 年），返家途經竹塹，曾在北郭園作客，並與鄭如蘭、林亦圖（維丞）皆有詩往來⁴⁸。而施氏與如蘭之子樹南（擊甫）交往亦密切⁴⁹，甚至其孫女鄭慧修因貞孝早逝，施氏都寫〈鄭女篇〉稱頌之。後施氏受王松之託請為鄭如蘭〈偏遠堂吟草〉作序，另也為王松寫〈王友竹五十壽詩〉、〈如此江山樓詩存序〉。從這些臺灣詩友的往來中可見作為騷壇領袖的施士洁，其於臺人心目中地位始終相當崇高。另由一小插曲亦可見施氏對自己是十分有自信的。同是內渡至閩，臺南邱緝臣之女邱韻香拜施氏為師時，邱氏極盡門牆禮遇之事⁵⁰，後因施氏寫給邱韻香詩中，有些用典引發議論，以致鼎尾的陳無忌寫信指責他云：「惟中有『蘇小』、『真真』、『崔徽』、『濤箋』等語，數典近於不倫，恐千載後同受不美之名，為識者笑。」這讓施氏十分惱怒，施氏遂洋洋灑灑，引經據典，援古證今，直斥對方「向三家村咬文嚼字，老死句下，諡為『詩囚』。」用此以示他作為文壇首席應有之學養與地位之不容動搖。

⁴² 《窺園留草》，施序。

⁴³ 參閱陳漢光〈林斃雲先生家傳及其詩鈔〉，《臺灣文獻》，17 卷 3 期。

⁴⁴ 〈臺中詩友陳槐庭同寓荔園，用竺初韻見投，疊此酬之〉，《合集》，頁 267，其它尚有〈寄答陳槐庭代柬〉等，頁 127。另施家本《肖峰詩草》，〈次溧舫族姪六十述懷韻〉，見《櫟社沿革志略》，頁 167。

⁴⁵ 〈三角莊歌寄厚庵〉：「君修弟子職，我居丈人行」，《合集》，頁 96。

⁴⁶ 〈清通議大夫賞戴花翎三品銜記名簡放道學部總務司郎中吏部主事恩貢生竹溪鄭公墓志銘〉，見《合集》，頁 428。

⁴⁷ 見《偏遠堂吟草》，頁 117；又《合集》中〈鄭香谷部郎偏遠堂吟草序〉亦有此記載，頁 371。

⁴⁸ 施氏〈步林維臣登高原韻〉序云：「丁丑（1877 年）初冬下浣作客塹城，偶於李怡堂姻兄處獲睹林薇臣先生僧寺宴重陽二律索和，不禁見獵心喜。僕久荒筆硯，因觀林作瀟灑不凡，知其為人必磊落光明，無近時卑靡習氣，爰踵其韻即以訂得來文字交，務乞大方家削正，幸勿以笑顰為可哂也。」，見林維丞《滄海拾遺》。另《合集》亦有多首，如〈竹塹登高和林丈薇屏韻〉等，頁 16。

⁴⁹ 如《合集》，〈寄祝新竹鄭擊甫觀察五十壽〉，頁 179

⁵⁰ 與邱韻香相和之詩分別見於《合集》中頁 180~183。又該信〈復女弟子邱韻香書〉見頁 376。

另外一值得注意的是施氏與日人的往來。其中包括山吉盛義（米溪）、曾任後藤新平秘書的日本詩人袖海館森鴻、串宇鈴村讓、日本駐廈門領事官菊池義郎、旭瀛書院掌教小竹德吉等諸日人⁵¹。施氏《合集》中有十二首和米溪之詩。按施氏 1902 年正月初一日記：「山吉名盛義，號米溪，□鄭毓臣交最篤，臘梢邀予同赴薌江（龍溪），予以事不果赴。頃山吉自薌返鷺，錄示『留園雅集』近作五言絕句三首，予立依韻和之。」施氏、鄭毓臣、米溪三人常詩酒往來。米溪職位為書記，施氏對他稱譽甚高：「洞觀六籍談九州，飽讀五車走萬里」（頁 143），又說：「我如海水濁，逐逐泥沙間。君如明月秋，見之令人歡！」（〈次米溪「感事詩」〉，頁 144）施氏與日人和作之詩語往往多稱美褒讚之詞。除此之外，日記中尚可見施氏與日人往來頻繁：

（八月廿五日）飯後日本銀行觀祝三周年。

（九月初一）琢請日本於南普陀作歡迎會。

（十月初五）與毓臣、劍如登日本兵鑑——第十五位，鑑長寺垣豬三，

鑑共四百四十人。晤海軍中尉土田白雲、海軍中軍醫麻田貢。

似乎施氏並無明確的「夷夏之防」，不排斥與日人交游往來，且有與之氣味相投者。這或許和廈門為五口通商互市之區，和日人本於臺籍寓閩人士多有拉攏有關。再次，施氏對自臺去福建的「臺灣日日新報社」的漢文主筆，自稱「後學私淑」⁵²的魏清德（潤庵），亦頗堪玩味。魏潤庵曾率日人觀光團拜會施氏⁵³，成員包括團長青山潔（醫學士）、團友水野□□（臺北報社東文主筆）、伊藤欣造（辯護士）、佐藤德治（辯護士）⁵⁴，施氏稱讚他們是：「今日觀光團裡客，神仙李、郭盡同舟」、「此是文明真種子，相期播殖遍寰球」，但對魏氏這位忘年之友，施氏除讚許其宗翁家學外，逕以「櫻花好男子，珍重寸陰惜」相期勉之（〈潤庵來詩「有後學私淑」之稱，如韻答之〉，頁 195）。「櫻花好男子」一稱，在另一詩〈送別菊池慧摩領事假歸日本〉中亦稱菊池慧摩為「櫻花男兒好身手」，則施氏是以日人視魏氏。

在施氏作品中尚有與詩社吟詠之作，如〈海天吟社和周墨史韻，兼視鈍堅〉

⁵¹ 分別見《合集》，頁 93，114，187，191，193，197，202，230，163 等都有與日人相和之詩。

⁵² 《合集》，〈潤庵來詩有「後學私淑」之稱，如韻答之〉，頁 195。

⁵³ 同上，〈石翁學文六十又一壽言〉：「今歲戊午……先是二月初吉，臺之觀光團友于役鷺門」，當是指魏氏此次之訪問。

⁵⁴ 諸人見《合集》，頁 191

(頁 278)、〈吟社重陽四詠〉(頁 310)、〈簡菽莊鐘社主人並諸同志〉(頁 233)等詩及詞〈氏州第一〉(帆影,林兵爪碧山詞社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菽莊吟社」。「菽莊」係林爾嘉(1876~1951年)於1912年在鼓浪嶼所建擬作隱居的別墅,名曰「菽莊」,乃諧其字「叔臧」之音。1914年,結菽莊吟社於別墅中,吟侶三百餘人,社侶如施士洁、許南英、汪春源、陳石遺、林琴南、吳增祺、沈琇瑩、楊士鵬等,臺灣內渡的詩人都為主要成員⁵⁵,其詩會盛況如施氏云:「竟陵擊鉢,聯吟侶以鬪題;北海飛樽,呼酒徒而戰拇」(〈林菽莊四十雙壽序〉,頁 419)。施氏與菽莊主人可說是累世之交。施氏年長於爾嘉,又爾嘉之子林景仁(健人)從施士洁學,父子皆十分敬重之,施氏《合集》與菽莊父子之唱和,集中在十、十一、十二卷,超過百首。由於菽莊主人素來熱心公益,博施濟眾,頗有平原孟嘗之風,而施氏在歷經棄民冷宦,垂老浮梗之餘,對菽莊父子的高情雲誼,頗有知音之遇,施氏云:「樂喜以厚施名,衣我食我;樊重以博濟著,風人雨人」(同上)正是他在對人生感到困頓、憤怨與無奈之際,「菽莊」提供他一個心靈的解脫之所,「菽莊」是他的「尋詩地」、「招隱館」、「武陵源」⁵⁶。

鼓浪嶼全島海岸曲折逶迤,岩石起伏有致,海灣、礁石、峭壁、丘峰相映成趣。而菽莊在鼓浪嶼西南隅,占地不到十畝,傍山臨海,園建海上,海在園中,以園飾海,以海拓園,頗擅亭臺林木之盛,其佳處有:補山園十二洞天、藏海園有四十四橋、談瀛軒、觀濤臺、聽潮樓、招涼亭、眉壽堂、壬秋閣,名園即景,洞天福地等⁵⁷,每一景都是徵詩而來極盡風雅。菽莊的林泉風月,施士洁認為以「聽潮樓」最為佳盛:「水天一色,晴雨萬態。冷紅辭樹,吹上人衣;濃翠過江,撲於酒面,有如情移海上,宮徵相生;何止道入山陰,應接不暇」(〈菽莊序言〉頁 408),園林之美,文字清麗雅致,令人神往。尤其菽莊花園仿板橋林家花園的建築,主人詩酒風流,更引發故國桑田之思。

斐亭影事付東流,鐘啞香灰海盡頭。塵夢喚醒雙鬢雪,商聲攪碎一襟

秋。忘機自慣水鳥鷗,涉世真成風馬牛。差幸幾行泥爪跡,異時權當

吉光留。(〈簡菽莊鐘社主人並諸同志〉,頁 233)

往事成灰,生命老去,束手無策的人生!悠游於自然園林,個人的榮辱得失,世俗的功名利祿,已然擺脫,「除卻鑿詩度日難」(同上),詩提供他一種意義的真

⁵⁵ 此處依沈驥〈菽莊詩稿序〉,見《林菽莊先生詩稿》。

⁵⁶ 見《合集》,「我幸屠蘇招我醉,菽莊是我尋詩地」,頁 315;「鷺嶼別開招隱館;豎壇高築受降城」,頁 251;「垂老相逢猶逆旅,武陵何處是仙鄉?」,頁 310。

⁵⁷ 《林菽莊先生詩稿》,沈驥〈菽莊詩稿序〉。

實。「蘭亭陪逸少，栗里老淵明」(〈元夕和菽莊韻〉，頁 255)、「東渡衣冠此嗣音，一門觴詠樂湛湛」(頁 251)、「義熙甲子匆匆甚，詩酒消磨栗里人」(〈三疊前韻〉，頁 261)，菽莊風月，詩酒相酬，時光彷彿進入東晉風流，蘭亭觴詠，竹林清談的時代。菽莊主人愛菊，「萬頃田腴偏種菊」、「黃金幻作此花開」(〈菽莊壽菊雅集次健人韻〉，頁 249)，詠菊便成爲盛事，施氏云：「菽莊吟社自癸丑至庚申(1913~1920 年)八年矣，花事惟菊特盛，主人屬同社十八子各以八律詠之」(頁 312)，菽莊主人的清雅、超然脫俗頗有以陶淵明的隱逸爲志，「菽莊風月今無價，買得清閒不費錢」(頁 235)，這也是施士洁理想的安居之所。

伍、結論

「詩狂」、「酒俠」、「名士氣」。父子進士，家學淵源，崇高的社會地位，施士洁有著傳統知識分子的高傲與風流，他是社會上層優秀的知識份子，也是悠游於詩酒風雅唱酬之間的「名士」。乙未割臺，隨著時局的巨變，施氏自我的身分由「狂生」而「棄民」而「遺民」。「棄民」，背負著生活與精神的重擔，奔走於現實與理想之間；「冷宦」是棄民對時代的無力、命運的束手無策；「遺民」，更是他人生的「悲劇性二律背反」⁵⁸——任何選擇都是片面的，有缺陷的，都要犧牲掉另一種價值，只要有選擇，就不能有完美。在面對動盪的大時代，他沒有縱身躍入時代的洪流，承擔起英雄的重荷，只是周旋隱退在詩、酒、女人、臺灣「遺民」圈、日本友人間，以他敏感豐富的情感細細娓娓地訴說著自己的懷才不遇，忿怨無奈，而這也正是後人評其詩時云：「頽唐困厄，牢騷滿腹，哭以當歌，因有『耐公哭』之作。」⁵⁹的原因。複雜的人性，矛盾對立的人生，才是生命的實景！無論是「酒狂」、「詩豪」、「鶯花帥」、「信天翁」、「七鯤老民」、「白髮遺臣」、「傷春杜牧」(頁 157)、「遁世彭澤」(頁 213) ...，這都是施士洁。一個亂世知識分子複雜的內心世界的衝突、對立與困境的心靈圖譜。後人對施氏在一九〇二年「日記」依紅偎翠的生涯雖然頗有微詞⁶⁰，但誠如劉再復所說，人的性格類似一個多維多向的立體網絡結構，「它類似一個圓球，既不是線性的善惡並列的結構，也不是平面的雙色板。」⁶¹所以當它表現爲情緒的反應時，也往往是一個複雜感受的集合體，並帶有某種程度的模糊性，以致使人的性格變化紛紜。狄德羅說：「說人是一種力量與軟弱、光明與盲目、渺小與偉大的複合物，這並不是

⁵⁸ 參閱陶東風《死亡、情愛、隱逸、思鄉——中國文學四大主題》，頁 150，杭州大學出版社。

⁵⁹ 引自《後蘇龕合集》黃典權的〈弁言〉。

⁶⁰ 如南史，〈後蘇龕泉廈日記的史料價值〉：「日記把清末士夫富商的一些放肆生涯勾出了若干輪廓，像花酒吃醋，雀戰作弊，私扣質押，惹事生非，裏面有很坦率的流露；難得的是作者自身的此類事兒，也老實記下。浪漫奢靡固是不值得提倡的風氣，但前朝的一些不堪的往事，正該慎重保存，以作現代人警惕改進之資鑑。」

⁶¹ 劉再復《文學的反思》，〈論人物性格的模糊性與明確性〉，頁 236。

責難人，而是爲人下定義。」「耐道人」所耐者何？耐貧、耐苦、耐冷宦、耐人情的冷暖、耐世間的無奈。這就是施士洁的詩與人生。

參考文獻

- [1] 施士洁 《後蘇龕合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3年。
- [2] 傅錫祺 《櫟社沿革志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93年。
- [3] 連雅堂 《臺灣詩乘》，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75年。
- [4] 林爾嘉 《林菽莊先生詩稿》，龍文出版社，1992年。
- [5] 鄭如蘭 《偏遠堂吟草》，龍文出版社，1992年。
- [6] 鄭鵬雲 《師友風義錄》，自印本。
- [7] 汪毅夫 《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幼獅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年。
- [8] 汪毅夫 《臺灣近代文學叢稿》，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
- [9] 呂良弼 汪毅夫 《臺灣文化概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 [10] 李漁叔 《三臺詩傳》，學海出版社，1976年。
- [11] 劉登翰等編 《臺灣文學史》，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
- [12] 張法 《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
- [13] 冷成金 《隱士與解脫》，作家出版社，1997年。
- [14] 劉琦 《名士與解脫》，作家出版社，1997年。
- [15] 陶東風等 《死亡、情愛、隱逸、思鄉——中國文學四大主題》，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6] 楊護源 〈臺南海東書院興廢初探〉，《臺南文化》，新四六期，1998年。
- [17] 施士洁 「後蘇龕泉廈日記」，《臺南文化》，第八卷，第二期。1965年
- [18] 南史 〈「後蘇龕泉廈日記」的史料價值〉，《臺南文化》，第八卷，第二期。1965年。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33-54, No. 1, Nov. 2000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Shih Shih-chi's Poetic Art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Mei-Ling Yu**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difficult times of transition usually suffered a double loss. They lost both their native lands and their poetic visions or source of inspiration. The scholar-poet Shih Shih-chi's woeful life marked by vicissitudes is an apparent example.

Shih was a native of Taiwan. He had been the leading figure in the community of poets and enjoyed a pleasurable life before China ceded Taiwan to Japan and he was forced to leave for the Mainland. There he appeared to be a hopeless wanderer. His miserable life is reflected in his latter-day poetic work.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the profile of a typical Taiwanese poet facing the disastrous times of transition.

Keywords: Shih Shih-chi, scholar from Hai Tung, Taiwanese literature, Post-Sukan Antholog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